

T 1111 / 230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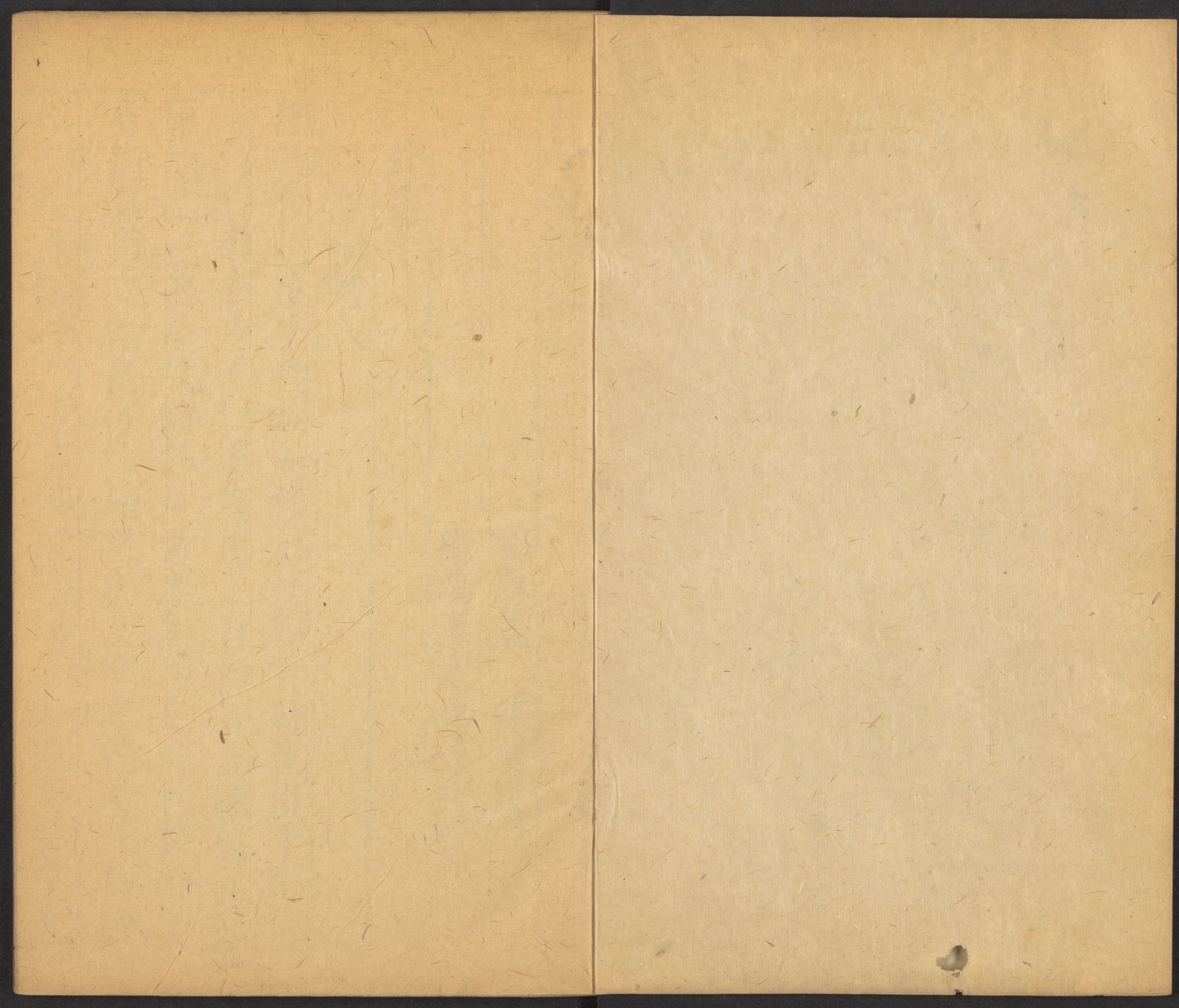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3

莊子翼

卷之三



莊子翼卷之三

北海

焦竑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

六指也贅息肉依附於形故曰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曰懸疣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多方於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衍以下文多於聰明者證之見可

**郭註**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

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

**呂註**

駢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崔誤**

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治也今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更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音岐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百步見秋毫之白。然也會史曾參史鮑也。纍瓦結繩言乘無用之。結也。竄如點。竄之竄增其。句

也。疲也。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郭註**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

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危辭者。未嘗容思於禱祝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而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而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註**

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

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

則厭其所生惟其為之大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

**筆乘**

按墨瓦作累九竄句作竄身跬譽作毀譽正正作至正不為歧斯理順文從不煩強

解矣疑皆傳寫之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  
搦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  
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叨富貴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  
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吁愈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聖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  
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焉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高亂也貪財口饜

器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為禮

**郭註**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

足故泣而決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

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

決駢而斃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

同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

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為仁

耳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

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窮

非望哉故仁義自是入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器

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

不助則戾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

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大

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歿地乃大惑也

易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

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

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

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

性固已易矣

**呂註**夫仁義列于五藏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

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斲枝之于手足或有餘

易其性也

卷之三

五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

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塞。悉。代。反。漢書。

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註博塞也。

**郭註**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

有不得已。或以癡瘖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瘖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瘖。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 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矣。如禹之胼胝。



湯武之征伐雖出于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而反于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空爾非小之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爾忘而化其道

**詳道**

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從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

**口義**

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俞兒古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

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郭註**

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

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  
 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  
 善則損身以徇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  
 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  
 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  
 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已效  
 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  
 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謝  
 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  
 客次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

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  
 愈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  
 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謂臧者特未定也  
 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  
 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  
 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  
 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  
 哉上不為仁義下不  
 為淫僻則兩忘矣

管見總論

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  
 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  
 亦存焉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  
 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  
 而敷演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  
 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  
 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  
 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  
 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  
 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  
 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柰何遂設  
 藏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  
 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  
 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  
 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

的。編之以阜棧。馬之灰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檄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

之灰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陸

燒燒鐵以爍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雜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馬阜棧。槽櫪也。馬銜曰檄。馬纓曰轡。

**郭註** 騶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

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灰焉

若乃任騶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人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 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于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雜治馬

而灰者十二三則強為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饑渴馳驟而馬之灰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

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乃

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循本**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以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

寢正寢也舉儀臺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

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

填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方隧澤無舟梁萬

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

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

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

至聖人蹇別蹇薛為仁蹠題跂支為義而天下始疑

矣澶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

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

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蹇蹇

淫衍也摘僻多節也又須溪云

**郭註**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

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

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

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馴家而足混

芒同得與一世而澹漠馬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

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

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

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

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

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木崇末。其於天

**呂註**

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况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况離情性為禮樂。皆多斷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循本**

行故以喻為仁，踈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為義。澹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筆乘**

機樽之犧，當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未必安古樽，籒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

于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亦為半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

**倪**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靡摩也。小踈謂踈，月題馬額上當顛如月形者。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曼突也。竊轡齧轡也。

**郭註** 御其真知乘其自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

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 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止此矣猶赫胥氏

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

題猶屈折禮樂縣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

誑衡竊轡而至於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

止也介間端倪闐曲控扼驚則馬之狠曼則馬之設

知夫衡扼衡轡介倪闐曲控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

衡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

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循本**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踶必以足向後

故曰分背相踶扼與軌同所以扼馬頸者詭衡

自出其銜竊轡偷脫其轡縣

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管見總論**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

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

有心有為於治而搜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

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

胠篋第十

將為去聲胠祛篋探平聲囊發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滕固局鑄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

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閭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胙腋。下傍開其也。攝結也。收也。扁關也。鑄細也。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郭註**

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法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也。

**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口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馳。取子胥靡。靡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

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

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

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

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

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池裂也，靡爛也。江中也。

**向秀** 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註** 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

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



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止聖者天下之知未能  
 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止而獨亡聖知則  
 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  
 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  
 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  
 致哉夫竭膏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  
 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  
 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  
 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  
 而闇服之斯乃桀跡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  
 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培擊聖人  
 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  
 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  
 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  
 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  
 人以治天下而桀跡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  
 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  
 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  
 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  
 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

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  
 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跡之不可禁由所盜  
 之利重利之所以所以重由聖人之不整也故絕盜在賤  
 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  
 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  
 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  
 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呂註

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

所以知聖之所由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跡  
 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  
 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  
 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魯  
 齒以况相因魯酒邯鄲以况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  
 治天下莫若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  
 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  
 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  
 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  
 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歿人盜不起天

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歿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况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所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筆乘** 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

求酒於趙趙不與東楚乃以趙厚酒易薄酒於楚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管見**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趙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權亂六律鑠絕琴瑟塞瞶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厲工

僅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僅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趙與鄭同投棄燭火光消也散也

**郭註** 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

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声色雖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令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蛤蟆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不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回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

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毀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

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培斗折衡非果培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明。麗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內視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喪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熈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招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

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

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罾筍筍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置唯左罟浮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黎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

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

日月之明下燿山川之精中墮隳四時之施喘奕軟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

之後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詩啍意啍啍已亂

天下矣贏裴也負也兔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喘亦作喘喘奕無足蟲

也肖翹翹飛之屬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為人也

**郭註**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嫌矣不相往來無求  
之至也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  
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于人  
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

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役也其我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詳道**

**循本**

傳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嗶嗶多言者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喘與動

**管見總論**

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培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鷲。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有寬也。瘁瘁病也。毗。并也。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鷲。行不平也。

**郭註**

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

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

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圍之宥物也不  
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  
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  
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以與天地通  
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大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  
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  
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鷲非常之  
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羣皆非平  
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  
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

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浮  
而巳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

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  
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真處

**循本**

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  
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

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  
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

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  
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也

**副墨**

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一喜雖足以快心  
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紆憤不如無怒一堯一

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  
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至  
是民始失其常性於是有喬詰卓鷲盜跖曾史之行  
接跡于天下喬者矯已而過于高詰者責人而過于  
密卓者特立而至于亢鷲者卸擊而至於猛四者盜  
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德為失真  
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  
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為天下者猶匆匆焉日  
以賞罰為事彼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  
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辯樂 卷上 聲 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樂一

辯卷不申舒之狀，愴囊猶愴擻也。炊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 當理無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辯卷愴囊也。不能遺之已

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弃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然。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

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辯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愴積一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



之齋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  
且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于不得已而無  
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於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  
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  
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于愛託重于寄也無  
解五藏則不散而注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  
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  
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名自來如此則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  
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循本**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困吾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女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淖約柔乎  
剛強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鉞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桁

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接習也。仁義之

不為桎梏鑿音日杓音茂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音高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櫻引也。劇傷也。縣

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春春相踐籍也。桁楊長

械錮頸及脛者接。楛梁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

其臂談者。與。俱起也。嚙

矢。矢之鳴者。朴云。嚙大呼也。

**郭註** 櫻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

約則剛強者柔矣。箕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拜禮

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水炭之有也

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辭之可使如淵動之

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

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大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

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

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

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

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

楊以接摺為管桎梏以鑿柄為用聖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則矯詐不作析楊桎梏廢矣何鑿柄接摺之為哉噉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絕聖弃知去其所以櫻也

**詳道**

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儕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開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西凶之誅况三代以下乎姦者絕也戮者辱也

**副墨**

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矢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儻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已之人盡將平生之廉隅彫之琢之殆幾于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冰

冰詰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櫻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于已者喜之異于已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為知無見于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稟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非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新銘繡墨推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接摺者析楊之管桎圓鑿方所以製桎梏者有析楊則必有接摺製桎梏則必用桎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也徐上彰云桀跖噉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混乎。遠我昏乎。人其

盡歟。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

貌。麗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任而壯也。于二百歲李淳風主物簿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尅

一曰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混合也。緡昏竝無心之謂也。

**郭註**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

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

又何有為於已。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

閑靜而不天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肉全

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致矣。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也有官在藏

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

不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極。徒見其

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

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

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

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

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緡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

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 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

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縉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歿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不孳孳焉則彼又幾何而一遇而不厭數數言之也

蘇子瞻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

情在于欲已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入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偽之種道何從生聞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偽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為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為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畜之為之在我

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物未嘗有或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  
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或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  
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  
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  
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

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  
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  
則下為土矣縉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  
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  
世即去汝也言自此云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縉之  
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  
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  
乎三乎字有惻然閉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

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  
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  
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  
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  
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  
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  
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  
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  
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作

昆蟲意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

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

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幸溟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上

渾沌徒本反渾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

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

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貌贊然不動貌執掌紛汨貌滓溟自然氣也

郭註

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

為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

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

鳴離其所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

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僊僊坐

迹之貌嫌不能墮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闔付

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同乎滓溟與物無際也莫然

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為真復渾沌無知而

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

呂註

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

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執掌拘係貌雖

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

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安朕又何知自以為猖



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墮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濛濛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濛濛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間。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

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

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

心欲出羣為眾攜也。眾皆以出眾為心。所以為出矣。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寧。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寒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

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為主。應故為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呂註**

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眾以寧。無事於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眾。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未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吾

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  
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  
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  
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謂萬物竝作吾  
以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  
而方之所不能闕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  
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  
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  
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  
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副墨

義悅聖知為同俗之見也挈女適攜天下而適道也  
後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  
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既  
無端焉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  
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有有  
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為治者  
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於

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  
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所以界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界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為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不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自為。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為諸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

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人道者。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管見總論**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有眾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

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

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桀楊桓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萬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經弁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焉。是國政不至於僨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天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間。以發老聃之旨。明

乎為治者罪在撻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  
驁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  
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  
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  
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  
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  
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  
原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  
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  
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  
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原原本也記云老子所作

郭註

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為治天  
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

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為則任自然之運動  
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為應  
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  
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  
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

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羣理都奉矣

**呂註**

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

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為君有為為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於技能則技而已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管見**

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七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

莫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沈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縱意乎利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哉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剴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去聲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連上文當為引證之語疑即老子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郭註**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剝而去之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

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既忘壽夭。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處。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一府同狀。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 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剝。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剝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剝之效。沛乎為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

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明  
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  
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歿方  
生則同狀而已矣

**詳道**

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  
眾目亂德失則眾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

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  
道乎其為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  
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  
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  
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  
損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己私天下之權重  
大而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

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  
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為合

平大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  
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養  
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  
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  
容思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  
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  
矣

**管見**

郭氏從顯則明為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  
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王天

下不以為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  
府歿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歿生同狀  
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剗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潘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脩遠

**郭註**

聲由寂彰以諭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  
 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  
 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彌廣心由物採之而出非先  
 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  
 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  
 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  
 則闇昧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物也

**神**

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唯斯而都

**呂註**

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  
 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  
 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  
 神則周萬物而不遺矣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  
 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  
 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  
 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  
 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  
 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  
 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  
 而能物其中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  
 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  
 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副墨** 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  
 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為定在金石不考

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  
何以無聲如此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素逝即沛  
乎其為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  
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沈著於有為事相之中  
故曰恥通於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  
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  
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  
原於天則為道即立之本原也得於已則為德即通  
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  
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  
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至無而  
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為而無不為也時  
轉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  
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  
謂王德之

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

遷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口誦口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契誦多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

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

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

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

有非有非無不繳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

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明以斂其性過人而又乃以

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安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

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

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玟李云危也絃

東也劉云即駮字率大凡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

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

在去知不在於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

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

於後奔競而入馳也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也

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

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安也與物化將遂使後

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安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

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有

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

**呂註**

其性過人則非全天也而動于不得已者以

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公才而不知過之所由

不以人廢天乎本身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

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也物有結之而不能

且應衆安非立之本原而通於神者故

**管見**

道以人受天謂之。齧缺聰明睿知。是論其才而不言其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失其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為眾父。特不可為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者。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鷩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地名封人守封疆人也

**郭註**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鷩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

無不之也  
卷之三

**呂註** 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人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鵲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墮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 何謂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鵲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聞行邪無落吾事佹 佹乎耕而不顧

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佹佹低首而耕之狀

**郭註** 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

乃右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

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奔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反咸巾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乎大順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也

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

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

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

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

乎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

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

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緝緝坐忘而自合

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

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

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

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雷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

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

則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

則係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

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

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

至於不同同之若是以無為言之而合喙鳴象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劉槩註**

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雷則不足以生物雷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雷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雷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循本**

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

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形形體中係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象爭鳴者皆合而為一矣象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口義**

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象鳴合緝緝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縣寓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畱。

一本作狸。一云執畱之狗。謂有能。故畱係成愁思也。便言便捷見捕。

**郭註** 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獲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

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碧虛** 懸宇高空。使眾昭然也。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

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獲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畱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

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



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亦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手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而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閻勉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輦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也

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覩覩然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爾雅曰和也局局笑貌覩覩

驚懼貌搖蕩猶鼓舞也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

跋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

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滓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

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眾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於德而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詳道**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故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

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

該乎眾所以神人惡眾至而執太象天下往也若夫蚊虻蛆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鮑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鬻之為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

**方思善**按溟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雲將篇

教則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滓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若骨搨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溢湯。其名為

捍。皇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

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

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

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然不自得。行

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見

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

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

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

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

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

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

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

何足以識之哉？洪湯司馬本作佚蕩言其往來疾速

作於吁司馬云誇

**郭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

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一人謂孔子也。乏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

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

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

季咸也。孔子以其肯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

渾沌徒，知修古抱朴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

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

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

嘗識其迹耳。

**呂註**

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

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

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

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

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是以

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

忿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

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

**循本**

數如洪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

質，瞞然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聖儒之乎

者也。云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

下也。界隈界遜自處於取隅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

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為而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宐不及此固特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宐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宐。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為悅。其給之之

為安。怡趨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先

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

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

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

行其所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

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德人則無思

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其利其

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

**呂註**

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宐也。苑風不知其至

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橫目之民也。

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  
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乎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  
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其利共給之  
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  
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  
利之而非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  
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  
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  
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  
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  
忘矣

**副墨**

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  
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紆其情實無浮行  
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無心為  
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  
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  
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亦

空曠無復形拘  
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雁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羊  
也秃而施鬚剗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鬚也司馬云髮也脩  
當作羞進也標枝

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  
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  
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  
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  
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  
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  
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  
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  
藥湯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  
脩父其色焦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  
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  
武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  
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  
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

得擬議於其間哉

**碧虛**

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  
戲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  
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  
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收上如標枝之無心  
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哀則義見焉有  
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  
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  
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入里耳折揚黃卷則嗑啞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乘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成而

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道作導諛人本多作眾人

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注

**郭註**親故俗謂其不肯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

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



素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噴  
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自信據故不知所  
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  
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  
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  
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為諂諛而隨和世俗  
者却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  
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導諛之名  
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眾  
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聖  
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  
云聖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遇而不自謂同於眾人  
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  
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  
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亦張滿稽自謂也  
新荷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以下

以樂為喻缶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  
眾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  
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百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  
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意覺  
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  
鍾為重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  
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  
也此皆論有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  
似已也。

**郭註**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  
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  
思善故我無為  
而天下自化

**副墨**

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夫  
人深思而得  
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悛反子公。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纏繳。灼皖玩。皖然在纏繳

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援猶刻賊不通也。鷩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皖皖李云窮視貌。

交臂反縛也。

**呂註**

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

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跖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自達者觀之。在纏繳之中。皖皖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詳道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

口義

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所以貴乎齋也榮辱不同同

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悛衝逆人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頰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

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心則自然之性

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為得矣曰柴其內冠

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胸次故曰柴其內冠

并擇紳儒者之服以禮強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

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

晚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東縛之中而彼自以為

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

詆揚也

官見

總論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况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

莫尊於道德聖人之物莫得而異也

天地人創以正其無為應之物多所方疑其聖地御萬物而

也天地人創以正其無為應之物多所方疑其聖地御萬物而

莫尊於道德聖人之物莫得而異也

天地人創以正其無為應之物多所方疑其聖地御萬物而

也天地人創以正其無為應之物多所方疑其聖地御萬物而

莫尊於道德聖人之物莫得而異也

莊子翼卷之三

卷之三

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莊子, 翼, and 卷之三.

